

红
颜
易
老

梁晴 著

新爱情小说



不晴 著

红颜易老



(苏)新登字 007 号

红颜易老

作 者:梁 晴

责任编辑:黄小初

出版发行:江 苏 文 艺 出 版 社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江 苏 省 新 华 书 店

排 版:钟山文化艺术开发中心

印 刷 者:句 容 县 印 刷 厂 (邮政编码: 212400)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字数:160,000 199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558—1/I·537

定 价:5.5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本书故事纯属虚构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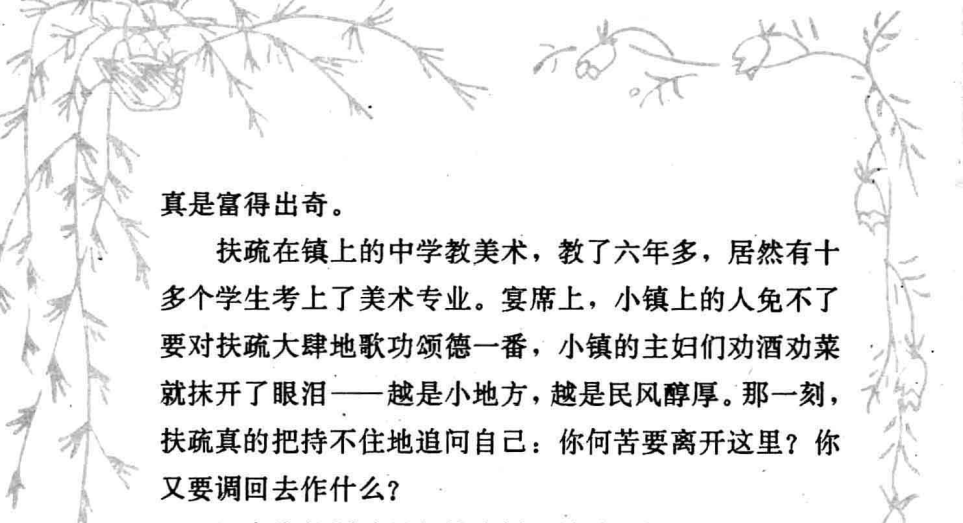
扶疏从常熟的水乡小镇调回省城的艺院附中去任教。

接到调令，已是旧历年的年底。扶疏毫无思想准备地在家呆坐了一个上午，看着运年货的木船在她的河窗下挤挤挨挨、篙橹相撞地来来去去。那河里的船，虽然是挤作了一片，来去的目的却是明白的。她呢？她为什么到小镇来？又为什么返省城去？命运的舵，掌在谁的手里？

她这个好迷惘的水手！

镇上的人家，家家备足了年货在等待过年，扶疏要走了，家家赛着设丰宴为她辞行。

常熟的人家，平时吃鲜鱼活虾也是吃厌了——每家门前的水码头上都常年拴着只养有新鲜鱼虾的尼龙小网，油锅热了再去解网都来得及。轮到请扶疏吃饭，家家摆开的就是山珍海味席了——这些年，常熟的人家也



真是富得出奇。

扶疏在镇上的中学教美术，教了六年多，居然有十多个学生考上了美术专业。宴席上，小镇上的人免不了要对扶疏大肆地歌功颂德一番，小镇的主妇们劝酒劝菜就抹开了眼泪——越是小地方，越是民风醇厚。那一刻，扶疏真的把持不住地追问自己：你何苦要离开这里？你又要调回去作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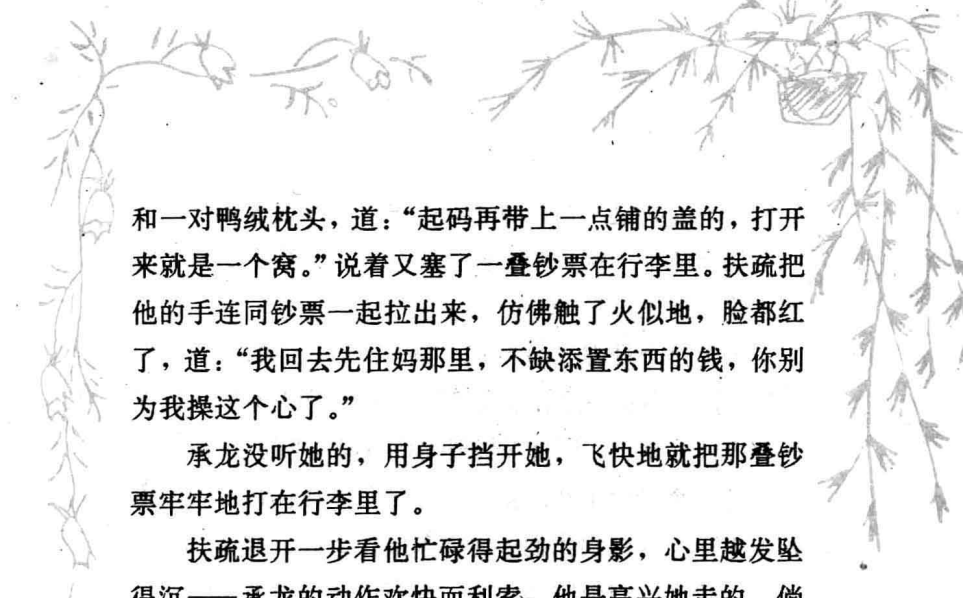
没有谁的调动是如她这样“被动”的——没有一点选择的余地，忽然之间调令就来了，事先连个风声也没有，更没有征求过她本人的意见。话说回来，征求意见有什么必要？省城里出来的人，难道不愿意回省城去不成？她的老父老母知道她要回去，梦里都会笑醒过来。

一家一家地辞行，一次又一次地灵魂出窍——听着别人祝她前程繁花似锦，她象个局外人似地笑一笑，想，省城会有什么在等待着我？她有一种周身怕冷似的感觉。她的姐姐不止一次地说她：在小地方待久了，怎么性格变得越发地不合群了？

她走的时候，承龙从常熟城里回来送她，她当着他的面把四季的衣服打点了一箱子。她的完成的和未完成的画作，另外用硬纸板夹紧捆好了，倚在门口等待装船。承龙吸着烟看她忙，终于愣了愣，道：“怎么只带这么一点东西？”

扶疏一笑，道：“我来的时候不是也只是一只箱子？”

承龙动手又帮她捆好了一床鸭绒被，一床鸭绒褥子



和一对鸭绒枕头，道：“起码再带上一点铺的盖的，打开来就是一个窝。”说着又塞了一叠钞票在行李里。扶疏把他的手连同钞票一起拉出来，仿佛触了火似地，脸都红了，道：“我回去先住妈那里，不缺添置东西的钱，你别为我操这个心了。”

承龙没听她的，用身子挡开她，飞快地就把那叠钞票牢牢地打在行李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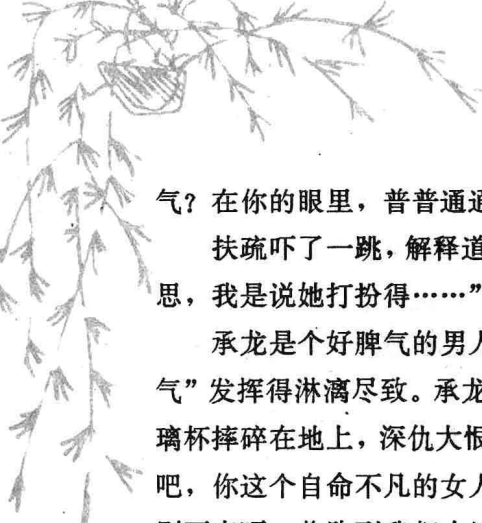
扶疏退开一步看他忙碌得起劲的身影，心里越发坠得沉——承龙的动作欢快而利索，他是高兴她走的。倘若他换另一种态度，她或许真的就在这个小镇里终老其生了。扶疏不禁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男人最终都要逃离你？你就这样地令人憎恶吗？

承龙看她头抵着河窗默默地垂泪，过来揽了一揽她的肩膀，道：“回去也好，事业可以发展。你的才华，在这里教书实在也是太可惜了。”

扶疏想，事业并不十分需要借助于环境——事业在哪里都能够开拓，都能够生存，它哪里象感情这样要因缘而生生灭灭呢？

调令到来之前，扶疏和承龙有过一次冲突，其实原因并不严重——承龙承包的经营部新添了一个副手，是以前专跑码头的民间评弹艺人。扶疏看她涂脂抹粉地斜倚在门前和来批发服装的小贩谈生意，不禁背地里责怪承龙道：“你怎么喜欢这种肤浅俗气的女孩子？”

承龙并不讳莫如深，大声地反驳道：“什么叫肤浅俗



气？在你的眼里，普普通通就叫作‘肤浅俗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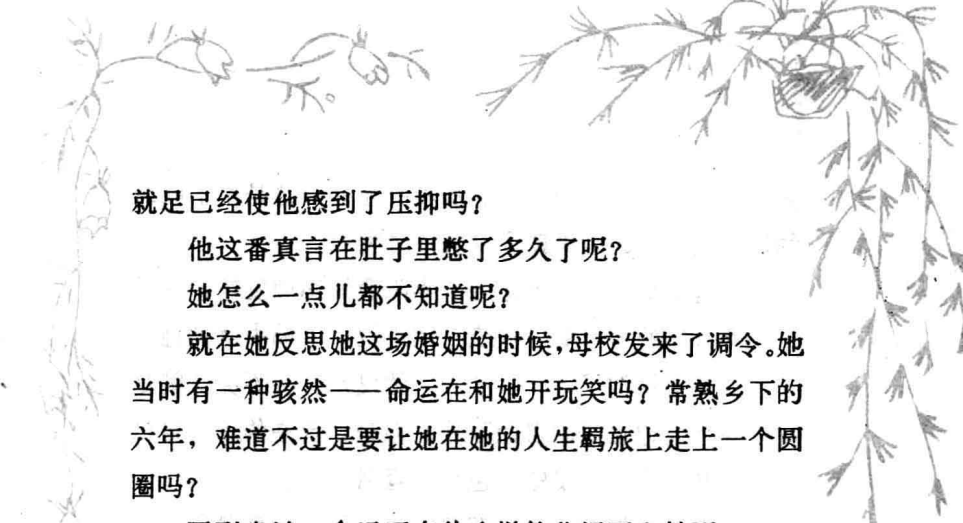
扶疏吓了一跳，解释道：“没有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她打扮得……”

承龙是个好脾气的男人，那一次却把他的“不好脾气”发挥得淋漓尽致。承龙挥臂一扬，“啪”地把一只玻璃杯摔碎在地上，深仇大恨般地跳着脚，叫道：“你算了吧，你这个自命不凡的女人！你自命不凡你待在省城里别下来呀！你跑到我们小地方来摆什么尊、显什么贵？”

扶疏当初被他吵昏了头，只在那里拼命地反省——她在什么地方伤害了承龙的自尊心吗？倒是那个女孩跑进来掩上门，急急地道：“小祖宗哎，你怎么乱撒野？好好的买卖都被你吓跑了！”又转而对扶疏赔不是：“嫂子别生气，承龙这两天买卖不顺，他的气不是冲你来的。”说罢又出去揽生意。

扶疏一声不响地扫去满地的玻璃碴子，说了声“你醉了，早点睡”，便开门出去了——这场冲突发生在承龙常熟城里的服装经营部里，扶疏被他这一闹，自然也只有拔脚返回小镇去。承龙不依不饶地追出来，仗恃着那几分的醉意，追着她叫：“普普通通的女孩有什么不好？她仰着脸看我，不是我仰着脸看她——下一辈子我是再也不会要那种可笑的虚荣心了：娶一个别人娶不到的出众的太太！”

扶疏回到小镇的家里，震撼得好几天回不过神来——承龙娶她完全是凭的一种虚荣心吗？这短短两年，



就足已经使他感到了压抑吗？

他这番真言在肚子里憋了多久了呢？

她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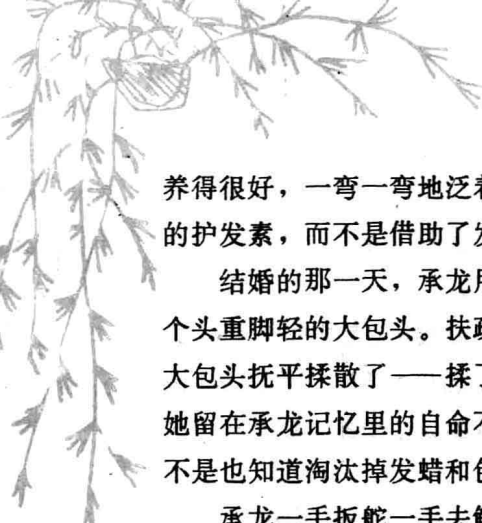
就在她反思她这场婚姻的时候，母校发来了调令。她当时有一种骇然——命运在和她开玩笑吗？常熟乡下的六年，难道不过是要让她在她的人生羁旅上走上一个圆圈吗？

回到省城，命运还有什么样的花招要和她耍？

承龙扛上行李率先出门的时候，她回首看一眼她的这个也是倚水而筑的小小的家。房子是承龙自己盖的，一个星期就盖起来了。前两年还没有时兴别墅式的漂亮洋楼，承龙也还只是个本本分分的镇办染织厂的印染工艺师，所以他盖的房子也还是传统的江南民房式样，薄薄的墙、薄薄的瓦，门前有丝瓜架，水泥抹的平台一直延伸到河面上去，成为一个宽敞的码头兼阳台。

扶疏当时是多么喜欢这座世外桃源般的小房子，那时候她不相信生活的张力会延续到这样古老的小镇，这样平实的小房子里。当承龙按照镇上人的审美习惯把门窗漆得红彤彤，又在窗框上蒙上油绿色的窗纱时，她一点儿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自然——她愿意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变成小镇上的人。她怎么就会留给承龙一个自命不凡的概念？

承龙登上自己置的机帆船，把一张很漂亮的沙滩椅推给她，他自己蹲到船尾去摆弄柴油机。承龙的头发保



养得很好，一弯一弯地泛着滑爽的光亮，这是用了高级的护发素，而不是借助了发乳或者发蜡。

结婚的那一天，承龙用了半听金钢钻牌发蜡，吹了个头重脚轻的大包头。扶疏二话不说，上前去就把他的大包头抚平揉散了——揉了一手的发蜡。会不会这就是她留在承龙记忆里的自命不凡？但是，现在的承龙自己不是也知道淘汰掉发蜡和包头的蠢俗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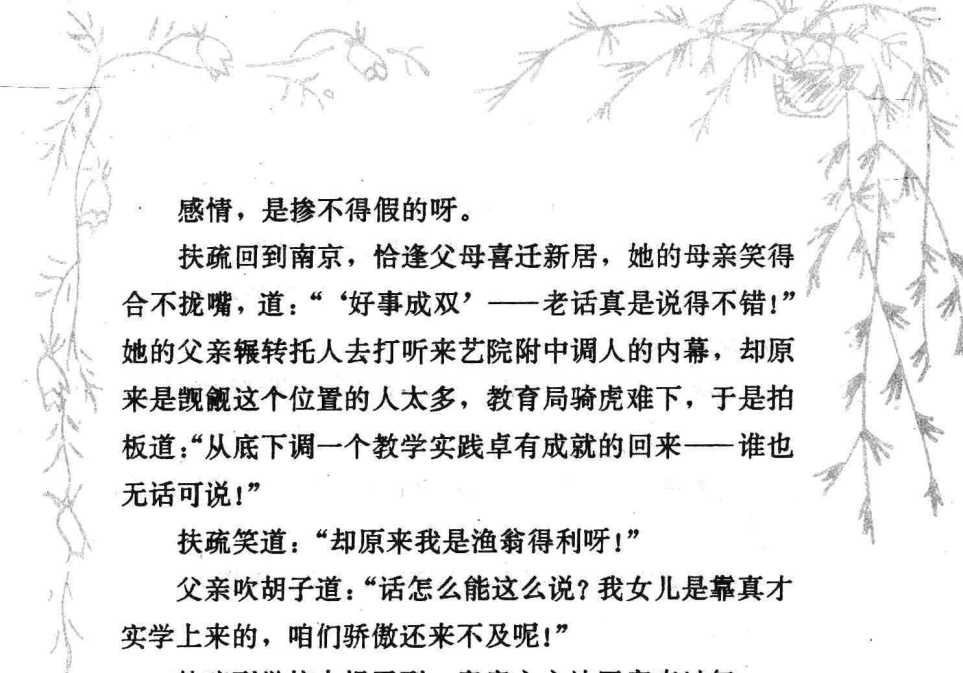
承龙一手扳舵一手去解缆——他的手上戴着乳胶制的手套。做服装生意的人，一双高贵而优雅的手是多么重要，承龙早就不愿他的手象一般的弄船佬那样粗糙而龟裂了。

船在河巷里行，扶疏从沙滩椅旁边的船板缝里，捡起一枚精致的发针看了看，发针反射着波面上冬日里细碎的阳光。发针是别发髻用的，顶上镶一颗殷红的珊瑚豆似的红珠子。扶疏想到了她刚刚完成的那幅《阳澄晚馨》的油画——画上的女子，就插着这样的发针。

船驶过河巷上横跨的石拱桥，桥上有穿着棉袍戴着毡帽守烟摊的老爷爷；桥下的女子，呵着冻得赤红的手杵衣洗菜。扶疏此刻才真正地在心里痛惜不已了——她的“阳澄人物”系列刚刚才完成了一半呀！

她很诧异她的心境——难道她这些年真正喜欢的仅仅是小镇的情调，而不是那个使她在异乡得以栖身的家吗？

也难怪承龙对她早早地就失去了兴趣。



感情，是掺不得假的呀。

扶疏回到南京，恰逢父母喜迁新居，她的母亲笑得合不拢嘴，道：“‘好事成双’——老话真是说得不错！”她的父亲辗转托人去打听来艺院附中调人的内幕，却原来是觊觎这个位置的人太多，教育局骑虎难下，于是拍板道：“从底下调一个教学实践卓有成就的回来——谁也无话可说！”

扶疏笑道：“却原来我是渔翁得利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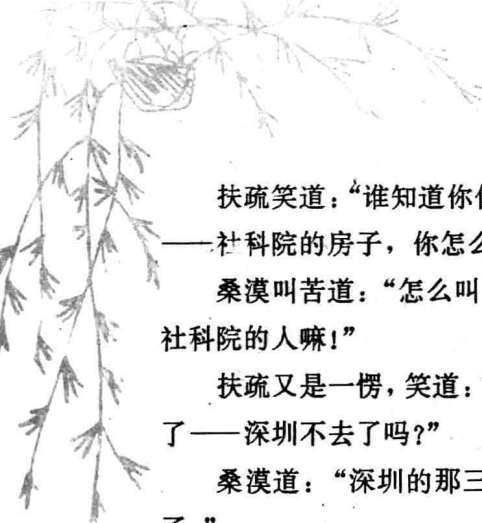
父亲吹胡子道：“话怎么能这么说？我女儿是靠真才实学上来的，咱们骄傲还来不及呢！”

扶疏到学校去报了到，安安心心地回家来过年——嫁到常熟之后，她还没有好好地与父母一块儿过个年。除夕的那一天，她上街去买了成套的景德镇青花瓷餐具和烟火爆竹回来，刚在楼外搁好自行车，就听见崭新的楼道里有人问路：“请问三楼在哪里？”

一楼有户人家正敞着门不知干什么，顺口就回答道：“在二楼的上面。”

扶疏忍不住扑嗤一笑，那问路的人倒喏喏应答地道了谢上去了。扶疏提了东西进楼道，正和一楼的那位指路人撞了个满怀，双方同时大叫一声“对不起”，四只手一起护住了那捆瓷器。扶疏定睛一看，倒痴住了——足见命运可真是会作弄人！

桑漠倒先稳住了，掏钥匙转身去开屋门，笑道：“喂，稀客稀客——你怎么知道我搬到了这里？”



扶疏笑道：“谁知道你住这里？你也真是太有能耐了——社科院的房子，你怎么也能占上一份儿？”

桑漠叫苦道：“怎么叫‘占上一份儿’？我本来就是社科院的人嘛！”

扶疏又是一愣，笑道：“倒不晓得你又调到社科院去了——深圳不去了吗？”

桑漠道：“深圳的那三年是社会考察——我早回来了。”

说着桑漠已经把他的门打开了，往里让着扶疏，道：“请进请进，蓬荜生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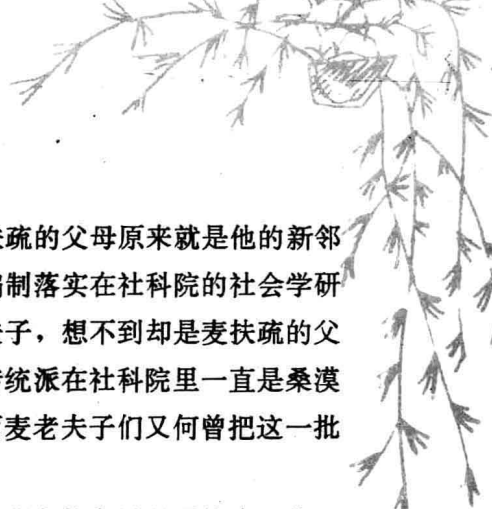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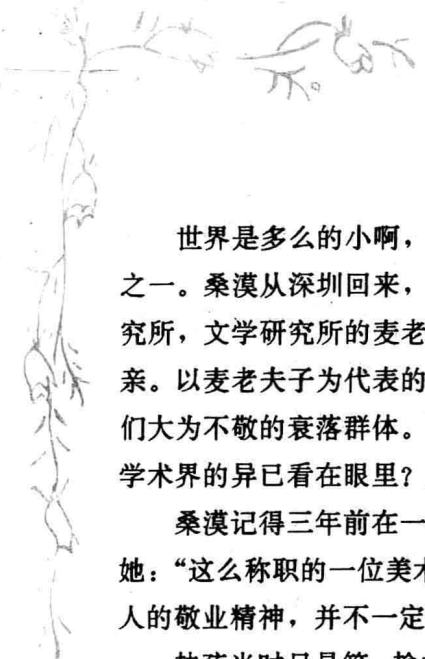
扶疏往后一退，道：“免了吧——我也要‘二楼的上面’去呢。”说着一笑，道：“也没见过象你这样指路的——谁还不知道三楼在二楼的上面？”

桑漠笑道：“他老先生是那样问路的，我不如此作答怎么办？”

扶疏想想，也只好不再理会他，道了声“再会”，就上了楼梯。

桑漠在她拐弯的时候不甘心似地追着叫了一句：“嗨，提着瓷器上哪家去行贿呀？”

扶疏扭脸横他一眼，道：“行什么贿？我父母家住上面哪！”说罢人也就不见了，只听见脚踏着楼梯的声音，不慌不忙地上去了。新楼楼道里塞的杂物少，脚步声都是可以造成回音的。桑漠听着脚步到了三楼，停下了，扶疏用钥匙打开门，叫道：“妈，一捆瓷器怎么这么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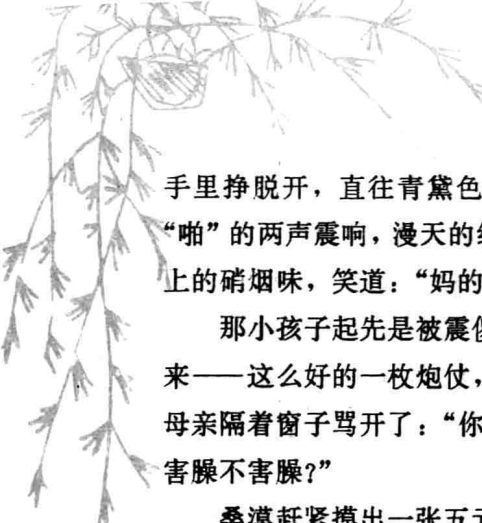
世界是多么的小啊，扶疏的父母原来就是他的新邻之一。桑漠从深圳回来，编制落实在社科院的社会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的麦老夫子，想不到却是麦扶疏的父亲。以麦老夫子为代表的传统派在社科院里一直是桑漠们大为不敬的衰落群体。而麦老夫子们又何曾把这一批学术界的异己看在眼里？

桑漠记得三年前在一位朋友的家里遇到扶疏，他问她：“这么称职的一位美术教师，为什么不设法调回来？人的敬业精神，并不一定要体现在穷乡僻壤，对不对？”

扶疏当时只是笑，趁主人离开的当口回他一句：“我回来你会不会又去一次深圳？”话出口那么重，足见她并没有原谅他的意思。

桑漠走出楼去仰脸看一看麦家厨房的窗子，只见灯火通明，排风扇隆隆地响——人家一家欢欢乐乐地团聚，你为什么心里酸酸的？

除夕夜，大街上的人有几个是从家里往外走的？桑漠一路走着，倒也并不觉得有多少感伤。路边人家有小孩穿得厚墩墩地出来放炮仗，小胳膊本来短，防寒服一穿，整个儿就是大面包上面伸出来的一截小面包，炮仗还没响，先自怯了——怕那窜出来的雷霆窜到自己脸上。小孩怕得手一甩，炮仗滚在地上，倒把那引信震熄了。桑漠笑着走过去弯腰捡起那炮仗，说：“来，看叔叔帮你来放一响！”说罢掏出打火机点燃那引信，炮仗猛地从他的



手里挣脱开，直往青黛色的天空上冲去。随着“嘭”、“啪”的两声震响，漫天的纸屑兜洒下来。桑漠嗅嗅手套上的硝烟味，笑道：“妈的，好过劲！”

那小孩子起先是被震傻了，后来“哇哇”地大哭起来——这么好的一枚炮仗，被别人抢着放掉了。屋里的母亲隔着窗子骂开了：“你这个大人抢小孩子的东西玩，害臊不害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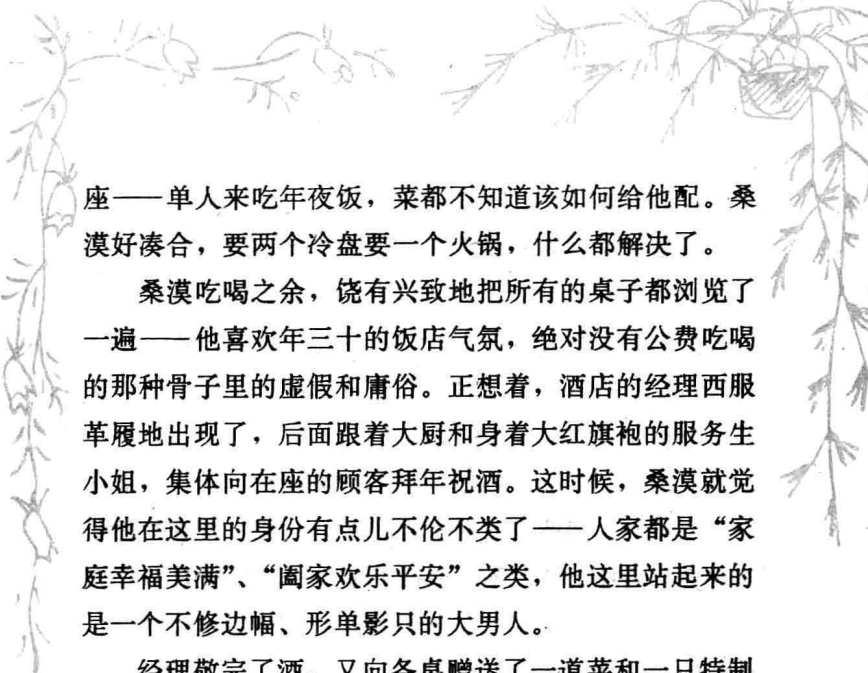
桑漠赶紧摸出一张五元的钞票塞到孩子手里，嘻嘻地笑道：“对不起对不起，叔叔赔你一份压岁钱噢。”说罢扬扬手走掉了，任那孩子的母亲在后面喊着要还给他钱。

桑漠以为满街找不到可以吃一餐晚饭的地方——大年夜，谁开馆子谁又上馆子？不料刚走到新街口，就见家家的饭店门口都悬着大红宫灯，红艳艳的灯光下，车水马龙，里面是高朋满座人满为患。桑漠心里奇怪，一问，原来饭店现在非但是经营年夜饭，而且事先还得预定桌子——那种阖家大餐，有兴趣的人居然如此之多！桑漠心里道：“唉，现在的人，怎么连最牢固的家族观念也街窗大开了？”



“六朝春”里面，更是满堂的红木家具配满堂的家族大展示——每一桌都有一位老太爷和老太太。不是特别人丁兴旺、数代喜同堂的家庭，大概也犯不着到外面来如此地大动干戈。

桑漠好容易被“恩准”在店堂的角落里加一个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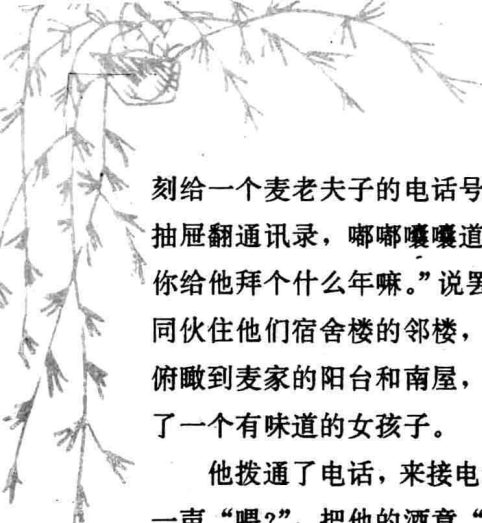


座——单人来吃年夜饭，菜都不知道该如何给他配。桑漠好凑合，要两个冷盘要一个火锅，什么都解决了。

桑漠吃喝之余，饶有兴致地把所有的桌子都浏览了一遍——他喜欢年三十的饭店气氛，绝对没有公费吃喝的那种骨子里的虚假和庸俗。正想着，酒店的经理西服革履地出现了，后面跟着大厨和身着大红旗袍的服务生小姐，集体向在座的顾客拜年祝酒。这时候，桑漠就觉得他在这里的身份有点儿不伦不类了——人家都是“家庭幸福美满”、“阖家欢乐平安”之类，他这里站起来的是一个不修边幅、形单影只的大男人。

经理敬完了酒，又向各桌赠送了一道菜和一只特制的裱花大蛋糕。桑漠只是一个人的桌子，居然同样有一道菜和一只蛋糕——不过规格要小得多。桑漠看着那只嵌着红樱桃的，小小皇冠似的蛋糕，看得不禁有点发痴，不知不觉间，倒又喝掉了一瓶微微发苦的干啤酒。冷的啤酒和热的火锅菜在肚子里搅和着，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滋味。

桑漠结了帐，提着蛋糕到吧台上去拨电话，拨通了一个文学所少壮派同伙，那一位大约正在阳台上放鞭炮，电话里听来，鞭炮声如麻，真不晓得好听在什么地方。同伙的老婆在电话里叽里哇啦地不知说了些什么，总算鞭炮放完了，同伙来听电话，兴冲冲地道：“哈罗老漠，给你拜年！”桑漠笑骂道：“拜年就拜年，还要夹上什么洋味！”完了礼尚往来地说了一句：“新年好！”就逼着他立



刻给一个麦老夫子的电话号码。对方下巴夹着听筒去开抽屉翻通讯录，嘟嘟囔囔道：“麦老夫子又不是你师傅，你给他拜个什么年嘛。”说罢把电话号码报给了他。这位同伙住他们宿舍楼的邻楼，七层，从他家的后窗口可以俯瞰到麦家的阳台和南屋，不晓得他有没有发现麦家多了一个有味道的女孩子。

他拨通了电话，来接电话的是“麦老夫人”，冲冲的一声“喂？”，把他的酒意“喂”醒了一半，他糊里糊涂地就把电话挂上了，不知道把手里的那只可爱的小蛋糕怎么办——先前是想把它送给扶疏的，让她到楼下来拿，也好诚心诚意地向她贺个新年。

恰好有几个孩子在酒席上坐厌了，各人拿了好吃的在店堂里追来跑去地闹着玩。桑漠就近把蛋糕给了一个剪童花头的小姑娘，说了声：“喏，新年老人送给好孩子的。”就拔脚从“六朝春”里走出来了。

满街的烟火炮仗，显得一个形单影只的人可疑可笑又可怜。

麦家倒也真是热闹得很——不是放炮仗，是吵架。

战火是麦家的大女儿竹影先挑起来的。

麦家新分的是一套三室一厅套居室。竹影一家三口是另有房子的，但老俩口分房子的时候，他们夫妇就把小孩子的户口转过来了，说是住在这里可以就近读重点小学。小孩跟了外公外婆以后，竹影夫妇又借要过问孩子的功课每天下班后必来父母处坐等吃一顿晚餐，然后



两口子才回自己家去睡觉。

麦老太太经常不解：“我们上几辈子都没出过一个精明人，怎么竹影这么地会拨弄小算盘？”

麦老夫子就会从鼻子里哼一声道：“你还不够精明的吗——有其母必有其女！”

麦老太太自然很生气，道：“我精明？我精明全体现在工作上。谁象她，一把小算盘全拨在自己家人的头上！”

且说麦家的新居：老俩口的卧室一间，小家伙的卧室一间，书房兼客厅一间，门厅用来吃饭，也就分配完了。扶疏突然之间调回来，本来和小家伙合住一间也是可以凑合的，谁知道竹影夫妇回来一看，女儿的北屋里新添了一张铺不说，还靠墙倚了一大排的油画稿，女儿的小写字台也从窗前挪开了，换了一个画架在窗子底下。竹影一见就气坏了，心里道：“这叫什么话？反客为主是怎么的？上厕所也还有个先来后到呢！”二话不说，就把扶疏的画架拉到门后面去把小孩子的小写字台又搬回窗下。

扶疏那会儿刚好出去买瓷器，回来一看，心里就寒了半截。竹影没事人似地站在那里给孩子试新衣，扶疏想一想，也还是需要解释，便道：“姐，对不起呀，我那幅画急着要拿去参加省画展，想趁这两天年假再作点小修改，等完工了，柯柯的书桌还是搬回去，她要做寒假作业，可以先到外公的书桌上。”

竹影笑道：“你这幅画倒是两天就可以完稿了，可你